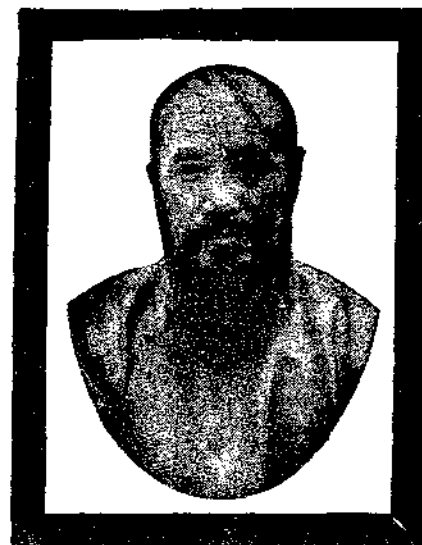


月華

第七卷
第十四期

民國廿四年五月廿日出版

(出版總號第二百號)



Yueh Hwa Magazine

VOL. VII. NO. 14

20 Tung Sse Pai Lao, Peiping

北平華月報社印行

北平康四牌樓南

遺 墨

民國廿

一年贈

給成達

第一班

畢業生

之聯語

聖道原平易立異於奇者險之望
 同學斬除荆棘俾穆士穆民共循
 聖道
 成達師範學校第一班畢業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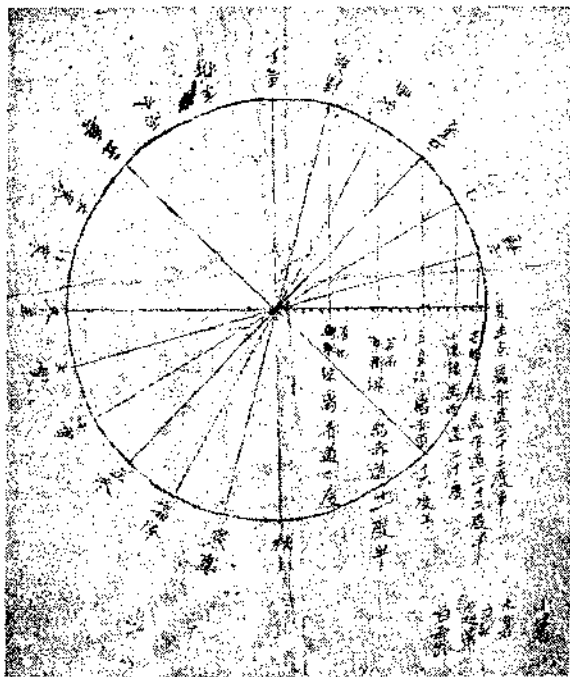
真經
 諸生撥開雲霧使愚夫愚婦咸曉
 真經本顯以穿鑿傳會者障之願

真經教員馬誠撰書

古蘭經譯稿之一頁

16
 斯人未之見耶 我達彼自精液 忽然彼若顯
 敵 彼若我設比喻 而忘却造彼——曰「渥活
 以骨 其枯然者」 尔(若)之曰 初次創造之者活
 之 彼乃深知一如製造者 彼若尔等曾置火
 於佛樹中 忽然尔等由之然否 造天地者
 弗能造如斯乎 否 彼乃大造者 深和者
 当被欲(造)一物 其道惟斯：彼之曰有——斯有矣
 清哉彼：尔子大和 在其掌握 將使尔等
 知之者

▽ 按照 季節 計算 麥加 在中 國西 偏北 之圖



寫 在 卷 首

本刊自創刊號到本期，忽忽已是二百期了，光陰的迅速，多麼使人驚異！然而，二百期只是月華本身的前進而已，它究竟與中國回教發生了什麼關係？得到了什麼結果？編者終日坐在編輯室裏，無從知道外面的情況的實情。只覺得——在第二卷時的發行數量和本年的發行數量相差不多；中間止有第三卷銷路最大。就這一點來觀察，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月華本身無驚人的表示，去打開寬大的銷路，使同人慚汗涔涔浹浹背濕衣。而在另一方面，則亦可以測驗數年以來移民智識之進展。二百期以前是這樣，二百期以後又如何？吾人雖不敢逆斷好或歹，但總希望安拉給「討斐格」，使今勝昔。所以從本期起，在卷數期數之外每期標明出版總號，庶幾觸目驚心，知所猛進。

其次，再自成大阿衡是本社的精神首領。不幸，這精神的首領竟於五月十日病故於晉城，聞耗之餘，無異失掉了靈魂！同人為紀念馬自成大阿衡，用工作代悼的方法，努力的為宗教服務，以次實現馬自成大阿衡之所期許，所以自本期起，按期探注總號，以促同人之努力，而作馬自成大阿衡逝世的永久紀念！

這兩層意思，願讀者們予以同情的原諒。

編者

本 期 目 錄

寫在卷首

古蘭詮註

第二十八章第八十三節

馬自成阿衡之死

記者

馬自成傳

龐士謙
金吉堂

馬自成阿衡行述附贊

姚世德
愚克

追寫馬自成大師

夢揚

哭馬自成老師

虎世文

追悼馬自成老師文

馬浩澄

哭馬自成阿衡

喬世達

圖 畫

馬自成阿衡之遺容(封面)及遺墨(共四幅)

古蘭註

第二十八章第三節

我，所居之世後此
且上地於高自要不為
之定置人之惡為要不
之慎敬歸乃末結好。

。人

參考馬
飛賽乃考
述譯教宏馬

التقوى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تلك الدار الآخرة نجعلها للذين لا يريدون

علو في الأرض ولا فسادا والعقبلة للمتقين

سورة القصص

引言

本節古蘭之大意，乃指示吾人處世之方針即：人在地面上不可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必須謙恭和平；不可作罪為惡，橫行逆施，必須安分守己，和藹對人為是。故聖人曰：「爾等其謙恭對人！與貧苦之人同坐！則爾等是屬於近主之大人，且可脫離高傲也。」因為為主而行謙恭者，主必升高他的品級；為主而卑賤其身者，主必以最善美者回賜他。主默示母撒聖人曰：「你知道我為什麼在人們上選擇了你嗎？母撒聖人答曰：「不知，改我的主呀！」為主的人才告訴他說：「就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像你這樣為我行謙恭的緣故，所以我才選擇了你。」由此看來，我們可知謙恭乃升高品級的前因，和高傲是墮落卑賤的前因是一樣的。

真主說：

「此後世之居所，我為不要自高於地上且不要為惡之人置定之。」此節開首即以「此」字冠之，而不直言後世之居所者，乃大後世之居所也。何以大之。蓋今世之居所乃暫時而速朽者，而後世之居所，乃永存不朽者，故特冠「此」字，尊大之也。所謂自高者，即以權力威脅人壓迫人，所謂為惡者，即虧人傷人，不要自高於地上者，即不要像匪喇傲要自高的那樣要自高，蓋匪喇傲自伊瑪尼上自高自大，並在世界上所有主造的人類上自高自大，所以他不肯信認真主的欽差大聖。不要為惡，亦即不要像嚙魯乃要為惡的那樣要為惡。何以見得是如此呢？別的古業誦可以為証：即真主說：「的實匪

喇傲自高於地上矣，」又勸誡鳴魯乃者的言語「爾勿尋惡於地上！」亦足為証。雖然在此節啓示中對於自高為惡有特殊加重之貶謫存焉。何以見之？試觀真主之許約乃牽連撇了「要自高為惡，而並未牽連撇自高為惡。由此可知意念趨向自高為惡且不可，況敢作自高為惡之行爲乎？此種意義與真主說爾等其遠奸淫，而未說爾等勿奸淫之意義相同，蓋凡近乎奸淫之事，可以與奸淫作媒介之事，均不敢稍近，而況敢奸淫乎？由此可知自高與為惡乃最可貶之行爲，苟吾人之意念能不趨向之能斬絕之，則吾人之歸處定是天園，可無疑也。故真主又說：

「好結末乃歸敬慎之人。」蓋不要自高於地上且不要為惡之人，即是屬於敬慎人之夥也。所謂好結末即是在天園中常住，蓋進天園乃一大恩點也，若進內不久而又復出，則不可為之大恩矣。必須永居天園，方是大恩。何謂敬慎之人，即遠避真主所不喜的一切事情，而致力於真主所喜的一切事情的人。至於真主喜那些事情，不喜那些事情，古蘭經中言之甚詳，諸君一看便知不必我在這裏多費唇舌了。但據一部分學者的註解，謂敬慎的根，就是從在後世裏傷他的那個上看守他的本身。並且還可以分許多等級：普通人的敬慎，是憑着舌，即在紀念新生者之上選擇了記念固有的主宰；特殊人的敬慎，是憑身，即在侍奉新

生者之上選擇了侍奉固有的主宰；最特殊的人的敬慎，是憑心。即在喜新生者之上選擇了喜固有的主宰。真實喜主的顯跡，即是順主的一切命令，遠主的一切禁止與禁條。

譯者的話

諸位教胞呀！你們都是穆民，你們那一個不喜歡好歸回呀？但是你們須知道：好歸回不是憑白就可以得到的，惟有一切敬慎的人，才可以得到。敬慎的人，並不是平日不幹功課，臨歸主的時候，請阿衡做個討白，死後請阿衡轉伊斯高推的那些人。你須知道阿衡念討白對於你是絲毫無有益處的。古蘭有云：「討白不是在那一些人上：他們幹一些歹，以至死臨於他們的一人時，他說：「委實我如今懺悔了。也不是在他們隱昧而死的那般人上；此一些人，我為他們預備痛苦的刑罰。一由此段啓示看來：可知自己平素不幹功課，而圖僥倖於一時，却是自己把自己哄了。再說人的壽限有限誰知道誰能活多大，今天不幹，推明天，今年不幹，推來年，推到幾時為止呢？諸位多斯梯們！你們須知今世是後世的栽種之場，今世你不種，後世你收什麼呀？今世出門，還需要路費，沒有路費，便感覺到寸步難行。今世不幹功課，到後世那是你的路費呀？諸位教胞呀！趁這一口氣在身，趕緊忙裏偷閒辦點教門吧！不要等到取命天仙來到，那時想再幹可也來不及了。

馬自成阿衡之死

記者

嗚呼！吾教當此道衰文敝，教義不彰；思想固蔽，社會人心不古，道德淪亡，糾紛擾亂之秋，而竟以自成阿衡歸真聞，誠不能不令吾人悲痛萬分也。阿衡之道德文章，與現在之社會環境，正供求相需，以謀宗教之發展，社會之修進，今竟溘然長逝，使社會失此保姆，群衆失此導師，可悲孰甚？可痛孰甚！

吾教教義理論，悉本於古蘭，聖訓，傳入中國千有餘年，未之或易；詎近百餘年來，迭經穿鑿傳會，立異矜奇，漸致教義不彰，失却其本來面目，故終於形成道衰文敝之狀態；阿衡洞悉此種「聖道原平易，立異矜奇者險之；真理本顯明，穿鑿傳會者障之」的現象，故力主回到古蘭，聖訓去！並主張吾教一切教義教理，均應本諸古蘭聖訓，以爲權衡；值此教義不彰之際，阿衡此種主張，誠社會時症之良藥也。惜乎有志未伸，斯文遽喪，此誠令吾人爲

宗教前途痛心者也。

今日，社會黑暗，信義掃地，群衆坐受其困，究之不過人心不古，道德淪亡所致耳！故欲醫今日社會之疾症，當重道德以繩人心，明信義以定社會，然欲收此效，舍昌明回教而莫由；蓋回教實一治世之良美宗教也。阿衡努力回教光復運動，更能認識社會黑暗之癥結，闡明教中真義，以起衰而救弊，阿衡真今日之有力導師矣！茲者社會黑暗尚未排除，回教理論尚未爲人所盡悉，而阿衡竟離此長辭，吾人又不勝爲社會前途痛也。

總之，當今之時，阿衡之主張及其思想，如能實現，豈但宗教之福，亦爲社會之幸，今阿衡已矣！不第宗教之不幸亦社會之一大損失也。阿衡雖死，責任未已！願後死者，努力邁進，而完成其遺志也可。

馬自成阿衡傳

龐士謙述
金吉堂傳

阿衡姓馬氏名誠字自成，父忠朝公原籍陝西大荔，先烈白彥虎抗清之役，嘗仗劍以從；失敗後，寓居平涼；嗣以質遷至洛，爰娶而家焉。遂爲洛陽人。阿衡以光緒十二

年十一月初一生，年十歲忠朝公歸主，母王氏，辛勤撫養，教之讀書，輒穎悟，里人譽之。年十五入泮，以家寒不克上進，改習商。店主姬書貴，頗通漢字經籍，阿衡耳

濡目染，實樹他年爲教服務之基。年十九，請于母，入學讀經。歷從陝豫各大阿林遊，不數年，造詣甚深。年二十五，應洛寧長冰鎮之聘，爲該地教長。到任後第一新猷，即組織中阿小學校。時當清末，民氣未開，矧在內地蔽塞之區，是知阿衡之思想誠有大過人者。蓋自尋學之始，即目擊舊制教法之不合實用，至是乃得實現其理想。願以一身當中阿兩文教席，未匝年而積勞成疾矣。及既霍然，更入王寶雲大阿衡之門聽經，旋又任輝縣薄壁鎮教長職，未幾，晉城來聘，遂如晉，該地社首馬君圖馬維和……皆一時俊彥，阿衡既與之遊，於是與教計劃始得具體實現焉，先後創設崇實小學，改良舊制大學，立回教俱進會，他如發行教刊亦在擬議之中；于是晉地教務，耀然煥發。是時有耶教聞人李佳白，召開各教宣傳會于開封，東請文殊寺派員講演，該寺自付缺乏是項人才，乃專員赴晉，請阿衡担任，阿衡以教體攸關，毅然往，甫下車，即屆開會期，一席宏論，四座皆驚，李佳白方知回教之有人；而阿衡之名，乃大噪。返晉後，以年餘經營，建總寺一所，蓋欲合各方而併之，立中阿大學于其中；中途因故未克實現，總寺遂移作崇實中學校舍。民國十五年，辭卸本兼各職，南游至滬，與哈德成達浦生大阿衡商討古蘭經之漢譯問題，而於「停止者」與「被停止者」論列尤詳。十六年

，再執教文殊寺。十八年應北平成達師範學校之聘來平，任認主學及經解二講席。蓋其學問博洽精深，而於此二門尤自有其獨到之處，故有是任，而阿衡替聖傳道與啓迪後進之素願，乃得充分發揮。嘗以古蘭降自真宰，爲世寶筏，其義明顯，而穿鑿附會者障之，有如日月之蒙雲翳，乃疾呼「回到古蘭去！」之語以警衆，又嘗曰「觀天道之常，知非偶然，察天道之變，知非自然」，其研究之深切也類如此。至于剖悉厥源，以事實證明克爾白在中國西北，尤有獨得之秘，十九年北平月華報增闢古蘭經解，聘阿衡爲導師。二十一年成達馬松亭阿衡赴埃阿諸國，阿衡代主訓育。二十二年任回文課程主任，翌年主稿回文各科課程標準。今春主講月華報之哲學講座。阿衡賦性坦白，儀容和藹，而律已尤嚴，齋拜天命，未嘗或懈。待人接物，一以誠懇出之。治家條然有理。以積年勞瘁，于二十四年五月十日，在晉歸主。臨危時，喃喃念主不置。聖云：「好結末是在行計較的人上」，其阿衡之謂乎！

傳者曰，教門之在中國也，湮沒于風俗之中，不能振拔者有年矣！而時髦之士，又驚爲順時維新之說，以比附潮流。安得純潔高尚經師以闡揚吾教真義提醒民衆爲己任，今幸得其人矣，而又不克享遐齡，竟齋志以歿！嗚乎，其殆安拉之要爲歟！非下民所可知也。

馬自成阿衡行述

附贊

阿衡諱誠，字自成，先世為甘肅省人，自其父因經商而至洛陽，久之，遂定居焉。母亦洛陽籍，故洛陽實為阿衡之生長地也。幼時讀書，十六歲時曾應童試，旋以父沒家貧，不得已，棄學就商，然幼懷大志，慨然於聖道之不振，思有以發揚之，乃復棄商投學念經。初從劉師宗賢遊，同窗中有李君振基者，程度較深，觀阿衡天資聰穎，乃於課外加授之，不數月學業大進，劉師奇其才，對人云「馬生尙能問經也」。〔案：問經二字，為經堂中一種習慣名詞，蓋循舊教學方法，初學者往往祇解記誦，不易有所啓發，故恒語謂念經人非有六七年工夫，恐談不到問經一事云云，自成阿衡蓋傑出者耳，〕後負笈西安，就學名宿老李四阿衡於廣志街大寺。嘗代師與次級同學者講經，衆皆稱奇。勤學三年，授禪（案即畢業之意）歸里，仍欲深造，復從王四阿衡於皂店，（案王乃著名阿林，皂店，為豫省武陟縣屬，有千餘戶教胞之大村莊。）王愛其天才超軼，授受不倦，故心得妙理不少。後膺洛寧長水鎮書聘，講學數年。改膺「輝縣薄壁鎮北寺之聘，勤苦講學，名聞遐邇。嗣復受聘赴晉城東寺，

姚世德謹述
愚克附贊

銳意整頓教務

尤能以身作則。蓋阿衡之性情忠誠慈良，愛人如己，慎言尊約，向不失信，力主節儉，惡浪費，常引天經之言曰：「浪費者色且之弟兄也！」又常謂儉能養德云云。其主持教務，素本和平進行，但絲毫不敢苟且。

特注重於拜功

每對人曰：「拜功回賜貴重與否，當視失拜時心景如何？若失一拜如失千金之苦惱，則其拜功之回賜當亦如千金之貴；如失五百金者，則當有五百金之貴。」故其個人偶遇失拜時，苦惱情狀，輒動於容。嘗於赴人宴會中，出席禮拜，拜畢再返。每遇談話間，亦輒以拜功加人勸解。其真誠有如此者。復創行

阿衡薪水制

。常言「吾國宗教不能振興，原因固多，而掌教者惟依海的葉（俗謂經禮者是也）為生活，乃一重要原因」。於是不避同人之責言。主張海的葉歸公，另給掌教者以薪水，以便生活有着，而致力於傳道事業。遂首先實行之。自此晉城教務大有起色。又

提倡教育

，對於教胞除提倡宗教教育外，並注重實業教育。常言「生活困難，教門何以行之！」乃創辦崇實學校於晉城，由初級而高級，注重職業教育，且科學與教義並

授，造就成材不尠。復

改良講演

，豫陝方面，教師講演慣例，概以對高級生徒講經式的詞語來向一般平民講演，聽者既不了解，還須隨聲附和，稱讚教師之有學問。此其方法，實不合傳道之原則。阿衡乃力主改良之，務以聽者了然易行為標準；以爲如此方能盡替聖傳道之責。其熱心教事，整頓有方，遠近聞之，無不羨慕。開封文殊寺街清真寺，派代表下書敦聘，推讓數次，不得已得晉城教衆之應許，准以短期間赴開封主講。甫經下車，適美國博士李佳白，邀各教學者公開講演，衆乃推請阿衡出席，事出倉卒，且邀集者預定講題，然阿衡應付自如，引經據典，理論正大，較他教所講，獨爲精彩；聽衆大爲感動，掌聲如雷。次日各報紙將阿衡講詞，鮮明登出爲吾教增榮不尠。在開封月餘，即返晉城，主持所辦崇實高級小學，自任教務之責。數載之間，成績斐然。嗣乃膺北平成達師範之書聘，主任經學教授，特爲高級生徒講授天經，羅列古今名家經註，採精剔華，剴切發明，不用平常講經方式，收效極宏。在校數載，化雨春風，不但教授上倚爲主力，即其品德純粹，奉道專篤，尤足爲全校楷模也。至言其

著作發明

會著有天方歷源真本一書，其法以二百一十個值年字週而復始，每百二十年閏四十四日；較之舊法，

僅以八個值年字週轉，即八年閏三日者，殊爲精確。又對筆算珠算，均發明有捷便方法。並改良阿拉伯文教授法，頗著成效。對於麥加與中國之方位關係，亦別有考證，並製爲簡單儀器以說明之。又曾發明中文字母拼音法，大致類似今之注音字母，而發明實較在先。此其大略也。阿衡年甫五十，素善調養，加以好道成性，精神氣象，頗爲豐爽。惟早年芸窗苦功，曾患心痛之疾，嘗覺不勝勞思。今竟以三數日疾病，與世長辭矣！壽限固屬前定，然哲人其萎，典型遽失，能不令人深斯文將喪之痛耶！世德鄙俚無文，聊就見聞所及，略述阿衡生平梗概，陳之同胞，以助見賢思齊之意志云爾。

愚克讚曰：僕初遇自成阿衡於開封，隨赴尙賢堂，聆其講演，洵如篇中所述，精彩感動全堂，此民國十一年事也。民十四，復遇於太原，談論教事甚相洽；並以拙著：「穆聖傳教之難境及其用劍之意義與價值」一文相質証，謬蒙許其理論。迨民十九年，從戎至故都，既而時局變化，職務清閒，乃得利用機會，與成達諸君子共朝夕者數閱月，對阿衡益得領教觀摩。每見其講授天經之際，登台展卷；肅穆其容，斟酌其詞，有如此之審慎，故能將經義深切發明之，非偶然也。尤以阿衡之注意拜功，使人望而感動，拜時

一到，儼如所謂臣子之赴朝班，士卒之奉號令，亟趨之無怠緩。會記得一日，共赴宴會，候客稍久，適昏禮時至，阿衡乃悄然離席，馳赴附近清真寺內交拜，既而還席，人問之，從容言曰：「總覺得吾人既承認禮拜為受時天命，時至不行，似乎於承認上有所缺憾」，聞者咸為動容。去歲僕因公南赴首都，道往北平，倉卒間，同二三友人到成達舊遊地瞻仰，進境時

追寫馬自成大師

一個宗教的興衰，與傳教師有極深的關係，固然宗教的精華，有它的本身不可磨滅的價值在，但它的傳續與發展，終以傳教者之良窳，而為定衡。所以佛教有玄奘而佛教昌，儒家有董朱，而儒道盛。我教傳入東土，千有餘年，既無政治之背景，又無經濟之奧援，而綿綿延延，載昌載盛，成功了今日信徒數千萬的偉觀，我們不能不歸功於歷代的刻苦邁進的傳教師。像馬公復初，王公岱輿，劉公介廉等先賢，盛德偉業，固足使千秋之後的我們，景仰、鼓舞，追懷贊歎他們，而宜勞一生，無所表白於後世的教師們，正不知湮沒了多少！所以，我們為了興揚教宗，造就師資，固是要舉，而表揚已往的教師，記述其言行，追守其思想，以為亡者光，以為來者倡，也是不容忽視的事

，阿衡方授課下堂，手持拭巾，將赴沐浴室作小淨。見予等至，歡笑迎來，立說數語，予曰：請阿衡先作小淨移時再說，阿衡笑容可掬，連聲謂予曰：那樣好嗎？遂就此別。和氣待人，中心有主，此真穆民應具之態度也！音容宛在，典範遽失！追維思慕，感慨身世，願我同信，共私淑之。

夢揚

，如馬自成大師，便是近代最值得紀念追寫的一個。我與自成大師相識在成達遷平以後。成達遷平，確是北平宗教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多數的通達學者，隨着這負着新使命的回教文化機關而到達這策動文化的故都；從而一般青年學子，亦足跡絡繹的進出於那宏開的大門。在這種際遇之下，多少給予了些發展回教史新的記載，成功了成達進一步的建設，月華的問世，伊斯蘭學友會的組織，而自成大師主持成師關於宗教學科的權威，確立成師宗教課程系統、分量，使成師有了基本的立腳點，是自成大師對宗教上最大的貢獻：當我第一次看見大師，頹長的軀幹，滿月般的面龐，飄揚的黑鬚，俊逸的丰神中總是含着和悅的微笑，這深刻的印象，使我永不會忘掉。其後，我

們踏進成師的大門而服務，住的房子，與自師只有一門之隔，在它的小屋中，除了二個矮脚椅子，支了一副床板，鋪着幾層樸素的被褥，堵圍一個書架，對於牛皮包裹的經典的載重似乎有點支持不起，此外便是方桌一張，小橙二條，椅子二個。除了上課禮拜，吃飯之外，十分之八的光陰倒消磨在這狹隘的小屋，瘦硬的椅子，和那痲重不堪的大本經典的中間，他的這種靜逸，孤岑生活，常引起我嚮往，傾慕的情緒。

如果和他講起話來，更要使我們傾倒，佩服

！祇要是宗教圈裏的問題，問到他的面前，第一回報你的就是溫和的微笑的表情，進一步就是諄諄的指教，不憚煩的解釋，至於他的淵博，高深，獨到的見解，綜合的觀察，使我們在一些膚淺、古老的問題中，得到深奧、新鮮的意味，那祇有用事實來描寫。

獎牌証

查得晉城大東關清真寺掌教兼崇實小學校校長馬誠博通經學兼讀儒書傳教首重道德立學先講品行清廉自持長幼多被感化施濟為懷回漢不分畛域晉城素號烟丹之鄉而東關無一嗜好之人上體兼座間公求治之心演講以救時為重值此季世有此操行殊不多覩本道尹鄉梓蒙其化教人被其澤相應贈以本署一等金色名譽獎牌一座以表欽忱而砥廉介此証須至証書者
民國十一年四月廿七日

河東道尹馬駿

河字第叁號

的確，我們的回教，尤其我們中國的回教，教義的湮沒如正像陰霾中的太陽一般，一部分的人是因襲舊說，終身奉行而不知其所以然；一部分是漠不關心，無與我事；一般的對於宗教的本身，多抱着神秘，艱深的觀念；因而得過且過，不求甚解，弄得精義全失，祇賸皮毛；教義不彰，此其要因

。中國人認政治為艱深，民權為玄奧，所以中國政治不良，民權不振。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講演中，曾說政治并不是不易了解的東西，祇

是一般在上者故神其說，使一般民衆不敢問津，以遂他們的統制慾，而愚弄剝削一般民衆，自成大師認為教義亦復如此，回教的根本精義是天經學論。而天經學論是為人類而產生的東西，解決人類問題的，是切於人生的，不是離開人生的實際而高談甚麼玄學哲理的，愚夫愚婦，也能

率真的奉行，賢人學士，也不能測其涯際，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們不可把人生實際忘掉，專談空泛的哲理，因為那是天經上所申斥的。我們應當把天經聖諭中的實用部分發揮出來，使人們易知易曉，易遵易行，知道回教是人生的宗教，回教的人生是把握現實的人生，所以他在成師第一班畢業時，曾撰擬一對聯以明志，聯文是：『聖道原平易，立異於奇者險之，望同學斬除荆棘，俾穆士穆民共循聖道。』『真經本顯明，穿鑿傳會者障之，願諸生撥開雲霧，使愚夫愚婦咸曉真經。』這種獨到的見解，超邁的精神，真足為我們後學矜式，應繼續他未竟之志，完成回教對人的使命！

真宰的實有，唯一，是我們回教的根本信仰，也就是人類最高尚的追求。然而體認真宰，則見仁見智，言人人殊。更有一般人，根本否認真宰存在。我們試扼要的觀察一般對於真宰的認識，至少可分下列幾種的不同：（一）否認派，一般科學家，尤其是實驗主義者，對於任何事非有實物證據不可。他們認為真宰是不能拿實物證據證明，因此根本否認真宰的存在。（二）存疑派，這一派人因為綜合的觀察宇宙的整體，覺得是要有一種維繫的力量，但他們自居是科學家，科學是要有證據的，因此他們也不否認真宰的存在，而付諸疑存一例，以「不可知了之。」（三）

賭運派，美國詹姆士，是一位實驗主義的科學家，同時也是宗教的信仰者，他的朋友皮耳士很不以他為然。他大意答覆說：我們對於上帝，固然不能證明他有，然亦不能證明必無，如果是真有的，而我們不信，將來不是要吃虧嗎？這如同押寶一樣，誰有必贏的把握呢？如你怕輸，你也決沒有贏的希望啊！這是一種賭運，騎牆的態度，是很可笑的。像倡進化論的達爾文，雖倡人猿同祖，却每星期日要到教堂去拜以手搏人的上帝，是一樣的矛盾現象。（四）自然律派，這一派人，承認真宰的實有，但至多以為真宰如同一個製錶匠，他把錶製好之後，把閘開了，那錶自然會按着構造原理走起來的，此後就與那製錶匠無關了，鐘錶匠是錶的創造者，但不是錶的永久支配者。像黑智爾就是屬這一派。（五）虛無派：此派確確實有真宰的境界，凡生物都有歸宿於這個境界的可能，然而這個境界是絲毫不許思議的，不可想像的，為佛教所說的真如境界；究竟他的體用的界說如何，是不可述像的，祇給予人們一個恍兮惚兮的觀念，使人有陷入五里霧中之感，而單單形成了一種神秘的學說。（六）偶然派：這派認為宇宙之有是偶然的，盲目的：他們說宇宙并不是有計劃，有目的的東西。像吳稚暉說：宇宙之初，本是漆黑一團，覺得氣悶不過，說聲悶死我也！忽的就成了光明的世界，（大意）此種

不求甚解的態度，充分表現中國人的惰性。再有就是拜物派，多神派，這兩派的錯誤，純然是由於智識的淺陋；不過現在已經很少，偏僻之鄉，及非洲野人，還有這項遺風，距離真宰的認識太遠了，所以我們不列入。統觀上述各派，界說不同，而為迷誤則一，回教的體認真宰，不應是這樣的。回教信仰的真宰是真一，實有，體用兼全的，普慈特慈的權威者，它有創造宇宙的力，它有支配宇宙的權，宇宙不能離於真宰，而真宰却有別於宇宙，所謂「超萬有而為一，包萬有而為一。」自成大師研究認主學在二十載以上，對於認主的學說，特具心得，嘗說：「我研究認主學二十年，究其精義，可以二言括之，即：「觀天道之常，知非偶然；察天道之變，知非自然。」我們試想，如果宇宙真是漆黑一團，偶然的成功，如何星球運行，寒暑代謝，動植飛潛，各有其理，金石土木，各呈其用的有常則，有秩序呢？若純是自然律，則人事之變，大運之行，如何又有變動不居，神秘莫測的現象呢？社會科學家以辯証法解釋社會的進化，但對於事物的遇合，倉卒的變動，也認為有偶然不可預知的現象，是不是所謂天道之變？天道之變，是不是有操其權威的力呢！總之，回教的認主，既不是漆黑一團的偶然，也不是呆板板的自然，如能明瞭此點，則對於認主，思過半了。在我沒有聽到自成大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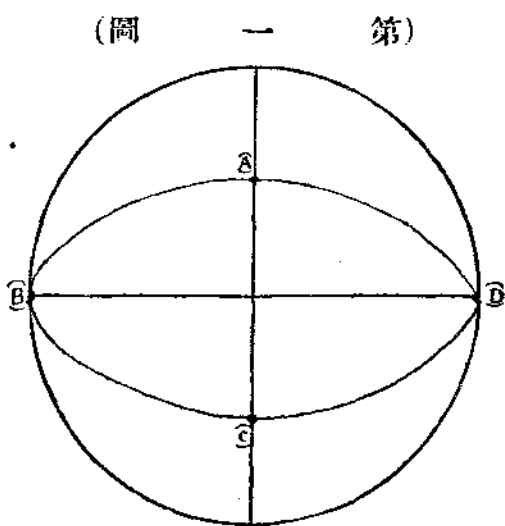
的學說以前，對於真宰，也曾狂熱的追求過，翻翻漢字經，除了介廉公在天方典禮的「超萬有而為一。包萬有而為一」的兩句話，使我得到較高的認識以外，其餘多是「無似相，無如何，無形無臭，無方無所。」一類抽象的話。及至聽了自成大師的妙語，纔覺得若有所得，所謂發前人之所未發，如果天假大年，則也許有整個的著作給我們看；然而竟不能如願以償，使我祇得着這寥寥的十餘字！音容未渺，遺範永存，怎樣使我們低徊追慕呢？我在成師舉辦自成大師追悼會的時候，曾撰了一付輓聯，聯文是：「廿載研究認主體真，納妙諦以二語。半生闡揚天經聖教，炳令名於千秋！」略誌感思罷了。

記得在童年時候，對於地理，稍稍問津，時常聽人說：麥加——天房在我們的西南，我們在禮拜時，應當把右腳向前半步，使身體傾向西南。那時聽了這話，覺得北平距離赤道確是較麥加距離赤道遠，我們所承認的正西，當然是指同一緯度，如我們沿着這同一緯度前進，無疑要走向原處，以此証明，則麥加在北平的西南無疑了。於是毫不遲疑的如法辦理，在禮拜時暗暗將右腳伸出，表示自己對於地理有深的見解似的。後來聽說各處的同志很多，某處甚至有把殿上地氈向西南斜排，使「者馬阿提」全向西南的。又聽見有人說：哈爾濱的俄國寺，全是向南，中國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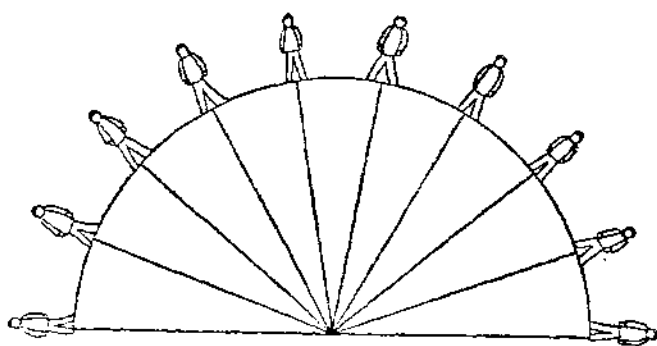
全是向西，一埠之中，方向不同。這種紛歧的情形，實使我頭暈眼花，莫知所從，這個疑團，終于被自成大師打破了。第一次聽自成大師說：麥加不但不在我們北平西南，竟是在我們西北。淺學的我聽了，大為詫異，認為是不經之談，就請自師加以解釋，但終是不明，又找了地理知識較高的朋友請教，這位朋友毫不吝氣，直接加以否認，認為是無稽之談。但我深信自師不是打誑語的，這種學說，當然確有見地。又經請教了一次，實驗了一次，纔使我確信自師發人所未發之真理，更加佩服自成大師的淵博。

關於這個學說，我絕不能作深的紀述，因我既不是天文學家，也不是地理學家，而對於此點要有深的了解或說明，似乎需要深的天文地理的智識。當自成在一個炎夏的下午，太陽與地平線差不多成三十五度角度的時候，他說：「看！現在的節候，麥加正值黃道，現在太陽差不多正對着麥加，在少數的幾天，麥加在正午，會有太陽當頭，四邊無影的奇像，然此并非奇，凡是黃道下的地方，都會有這種現象。你看現在太陽在我們那方？」我說：「在西北方。」他說：「如果我們在太陽中心向地球中心引下一線，那末，線穿過的地面，正是麥加左近，我們這樣粗粗的觀察，已可知麥加是在我們西北了。」我聽了之後，仍是半信半疑？自師又加以解釋了：地球的經緯線，不過

是一種假設，如我們向東或西走，不變方向的往前進，決不是同一的緯度。但我們若向南或北走，則可永在一個經度，這因為南北有極，而東西無極。那末，我們若一直向西走假使無山川的阻隔，毫不變向的前進，將要成什麼方向呢？那將要走到由出發點(A)的經線上，一直走到距離九十度的赤道上，再進九十度，又要走到距離此赤道交叉點上與出發點和赤道的距離度數，成爲反向的正比(B)，譬如出發點在赤道北四十五度，則此時要去到距離出發點一百八十度的赤道南的四十五度；再進九十度，又要走回與赤道交點，(C)再進九十度，就要走回原出發點(A)。如(第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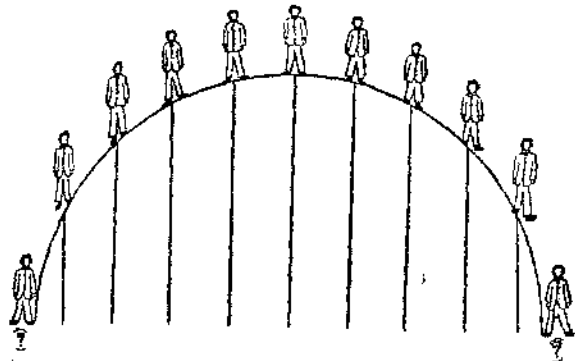


(圖 二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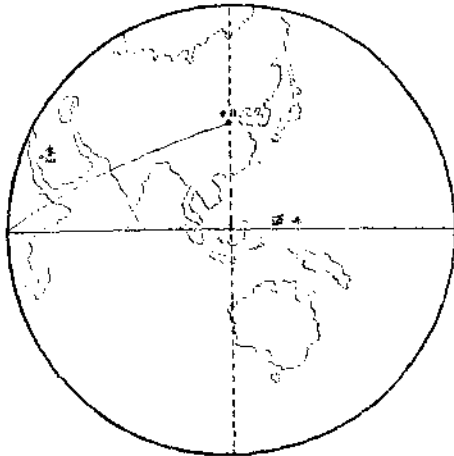
上圖的人，都站在同一的經度上，如果他們的前面是西，同時出發，就將要一齊走到距離各個人出發點九十度的中心點上，這是無疑的。這樣不論那一個人要繞地球一周，除了在赤道區的人，可走一個很正確的一百八十度，其餘都要本着上述的學理，各走不同的傾斜的

(圖 三 第)



我們并不能走理想中的假設緯度，因為不論站在那一部分的人，他的重心都是地球的中心，由任何人的頭部，引下一條直線，都可到達地球的中心，如(第二圖)

(圖 四 第)



經過自成大師這番解釋之後，才覺得頭腦有些明白，但仍恍惚，決意還要實驗一下。在一個炎暑的正午，我辦公的東屋，被太陽晒的蒸籠般的熱，我和振武專一的討論此事，結果叫工友買了兩個冰震的密柑，圓圓的恰是地球的縮影，在上面按照地球儀畫上經緯線，赤道，北平區，麥加區，把北平區作為頂點，用小刀向着地球，柑子，的中心一割，一看它的剖面的邊線，每九十度恰合前述的情形一樣。我同振武，相顧而笑，莫逆於心，愉快的心情，和冰震蜜柑吞嚥下去成為正比。

一百八十度。依此方法推，麥加適在我們北平的西北一點。一般人們理想依照緯度行程的東西方向，除非人們在地球如下(第三圖)的站立方可。
但這種站法是不可能的，不合理的。所以我們可以簡捷的說，無論站在任何的經度，他的左右(東或西)九十度，必與赤道交接，換言之，距離出發點九十度的赤道的一點，就是出發點方向」的「東極」或「西極」。麥加與北平距離不足九十度，而在赤道北的二十五度，以此證明麥加適在我們的西北。(第四圖)

哭馬自成老師

虎世文

五月十五日晨禮甫畢，馬松亭老師於殿上宣布師之噩耗，全殿之人，大為駭痛。哽咽淒楚，泣不成聲，言者泣聞者亦泣！殿中空氣，頓覺淒涼，殿外烏鴉，飛啼而過似亦助人悲哀者。憶自 師返家養病後，凡我同學莫不默祝早占勿藥，俾得重親訓誨。詎料惡耗傳來，令人大失所望。况 師之品學，俱臻上乘，潛移默化，感人最深。今茲永逝，誰能自禁其泰山梁木之哀感悽愴耶？

先一日馬松師與龐益師，數次對泣，聞係得 師病劇之耗。即命其哲嗣宏毅世兄，歸家省視，吾疑滋甚，竊念縱令病劇，似尚不致無救之望，何其悲傷若是耶？既而聞同學竊竊私語謂 師已擺脫塵寰，棄絕人世，蓋五日矣。所以未即明言者，特恐其哲嗣悲痛過甚，難以成行爾。驚聞之餘，心如刀割，然猶抑制悲愴，強送宏毅出門，離別之時，同學多殷殷致其慰問曰：「問老師安」，吾亦忍痛周旋，嗚呼！孰知此樓樓之誠，已無從達到耶？回校後，噩耗遍傳，聞者莫不痛哭失聲，同寢室中人，皆相向對泣，備極哀痛，其感人之深，有如是者。猶憶吾方來校之時，謁 師於大殿之前，見 師之岸然道容，和藹可親。而師之懇懇垂問，尤見慈祥，一副和善容貌，早已深印腦膜，

竊自慶幸，從今而後，茫茫學海，猶到燈塔光芒之放照，無復觸礁之危矣！孰意于今未逾三載，迢迢途程，離岸尚遠，而光忽泯滅。黑暗前途，賴誰指導？嗟乎！人事滄桑變化多故，誠有不堪預料者。

師之待人，一視同等。質疑問難，靡不講說精詳，毫不厭倦，務令了解而後已。吾投校後，不能屬文，其以饒苦，師令我先自練習翻譯始，吾開始翻譯之文，即刊於月華。卷一期之古蘭譯解也。嘗未曾翻譯也，必先求原本之了解，此翻譯之先決條件，盡人皆知。但我昔所接觸者，皆係數百年前之古文，與現在新經較，構造既不相同，意義亦多懸殊，費盡心神，仍無所解。于此多承 師教，課餘暇晷，輒持經問疑，每次講解，歷時甚長，口講指畫，毫無倦色。然甫一住口，師之精神，則已憊甚，必閉目養神，歷數十分鐘。蓋 師少時，操勞過度，中氣虧耗，不克久持。嗚呼！師之遽爾辭世，其病之癥結，或即隱伏于是耶？其後吾每作一稿，皆 師敦促之力，今之小有其成就者，師之鼓勵，實多助力！

師之秉賦，聰穎敏慧，篤學慎思，見解獨到。年已弱冠，始治阿文，於普通功課，造詣甚深，而於認主學，尤

三致力，頗多心得。故有「觀天道之常，知非偶然，察天道之變，知非自然。」之結晶斷語。可謂深得認主學之三昧矣。

認主學中，頗多爭執之問題，師之主張，一以古蘭聖訓為依歸，故頗中肯綮。如行為是否屬於信仰一問題，中古學者，意見紛歧，爭執頗烈。師之主張，以天經聖訓，俱未明提，吾人僅可避惡向善，何必舍大道而弗由，專求虛渺之玄理？師每謂吾教當鼎盛之際，國富民強，習于奢侈，不修後世。當時學者，每多獎勵施濟，輕今生，重後世，以為針砭。此其藥石，固有其效，然在此民窮財盡，經濟凋敝之秋，已失其用，而學者不察，仍津津樂道之，馴至回教情狀，每況愈下，人民習於苟安，不思振拔，師每多提醒。師以古蘭經分信中無信前定條文之規定，乃為文商權，意於分信條款中，刪去信前定一條，藉以喚醒教胞，努力上進，勿固步自封，自取滅亡，悲世憫人，情見乎辭。然而此種深意，不為社會所容納，群起攻擊，誤會殊深，嘻！思想之為物，亦太神秘，落伍固受鄙薄，前進亦遭打擊。如英國之濟慈，其生前為批評家所痛罵，甚有謂係被罵死者固過甚之詞，然其作品，在十九世紀始為人賞識。又如埃及之穆罕默德阿布篤先生，亦嘗受該國人之攻擊，甚至被迫而流亡，然在今日，提起穆氏，莫不崇敬

。此中關鍵，厥在社會之意識耳。師素日最推崇穆氏，豈知亦已為中國之穆氏耶？

師之腦海，清冽澄澈，故長於研究。當師司鐸某地時，有友人告師曰：榆城復初氏所著之歷法書有錯，師初未置可否？後經師悉心研究，果然發現錯訛，而另編善本代之，其於推算與編製，頗費腦力，苟非師之細心，何克勝任愉快，此其功勳，嘉惠士林，矯正古錯，豈淺鮮哉？

我國地處東土，禮拜朝向，面對西方，但以緯度不同方向頗不正確，一般講求方向者，多偏於西南，甚有將殿上席之排列，更為傾南邊者。師大不謂然，悉心研究，知實略偏於北。蓋以地球係圓形，凸突不平，不能以平地方之也。更舉出證明謂：麥加與我國之時差，約六小時，當小滿至夏至之間，我國日落之時，彼却正午，天房無影，是則日落之方向，即準確之方向也，此種發現，何其寶貴。嗚呼！現值小滿，經吾實驗，果然不爽，正欲飛函報告，不圖師已不及待而歸真矣！嗚呼痛哉！

前年五月，強鄰西進，大兵壓境，進逼都城，時局岌岌，岌岌不可終日。輒軋機聲，不絕天空，尤使人心惶惑，不得寧處。同學都紛紛歸家避難，校中秩序，大受影響。嗟我同儕，托足異鄉，際此亂世，何處可歸。師為我

等籌劃，頗爲關心，卒命我等去汴，投其摯友李阿洪帳下，既至開封，學額已滿，不能再收。出 師之介紹信，慨然允留暫處，住汴兩月，甚荷優遇。嗟乎！苟非 師之情面，則萍浮南北，不知將受幾多白眼？猶記就道之時，車將發輒。 師忽忽趕至，喘息言曰：時局已有好轉，清平可期，爾等不如暫且安身，不必遠去！吾等以外交風雲，瞬息萬變，一旦轉惡，後悔何及，乃決然南下。嗚呼！師之慈愛，孰與倫比？而 師歸家之日，竟未容我至站恭送，其爲遺憾，毋將終天！

師待人寬厚，自奉儉約，平日衣服，皆躬自洗滌，所着衣履，亦極樸質，冬日禦寒，僅恃一羊皮布袍，夏日衣服之漂亮者，亦惟麻布大衫而已，凡經之所禁者，從未一披，其遵經之精神。較之衣冠闊綽，漠視經典者爲何如耶？

師身體素弱，飲食稍有不適，則體瘦神衰，病狀立現。去歲我校，經費困窮，達於極點，全校之人忍苦耐勞，共渡時艱。師 雖抱最大決心，埋頭苦幹，但以羸弱之軀，終不能支持，遂至精神欠佳，百病叢發，及至齋月，病

追悼馬自成老師文

在不久以前，我們的馬老師——青年模範的馬老師，

益轉劇，乃獨自歸家，暫事休養，前聞道躬已然康復，精神轉佳，竊以爲慰。學校現狀，亦已好轉，正宜舊地重遊，同沾化雨，詎料 師之大限已到，竟爾歸真矣！嗚呼痛哉！號稱數千萬回民之中國，竟不能扶助一全國僅有之學校，盡量發展，反而時遭崩潰之危，五千萬教徒之財力，竟不能養活一造福人羣之學者，反而日有凍餒之虞，嗚呼？

吾肄業師範部之時，受 師之訓誨較多，感受 師之暗示亦豐， 師每喜爲我講高深學理，惜吾之學識不逮，入耳輒逝，不能心領而神會，其後研究部開班，師之功課甚少，吾亦忙於功課，無暇聆訓，今者行將畢業，方幸日有暇晷，正好潛心研討，接受薪傳，豈意志未達，而師已故，而今而後，吾將誰與問學耶？

師之將歸也，吾幸得一談，而師猶以保健相勸，豈知當日之聚首，卽成最後之訣別，當時之叮嚀，卽成最後之屬言？嗚呼！師之永逝，豈僅吾輩之損失，又豈僅我校之損失，直我教之損失耳！嗚呼哀哉！

馬浩澄

因歷年講學，積勞成疾，特向學校當局請假兩月，返家調

治，當他離開學校以後，我的心中，時時刻刻都在為他的孱弱病軀擔憂，不斷的向他的少君——宏毅兄——口中，打探消息，後來聽說他的病業已好了許多，再過些日子，就可恢復原狀，當時我歡喜得了不得，心想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又要和馬老師見面並聆其教誨了，唉！誰知事出意外，這沈醉於幻夢中的美麗憧憬，終于被無情的實踐，擊得粉碎；原來我們的馬老師，據說已在五月十日的那天上午，因患急症而歸——真了。這一個灰色的消息，剛一傳到北平，本校全體師生，無不悲痛萬分，涕泗橫流。是的，一個在本校具有悠久歷史，且有相當的功績，再加上為人和藹可親的教員，遽爾云亡，能說不引動人人的傷感麼？但我們的傷感，絕不僅止於此，至少還要包括另一種意義。

我們知道：馬老師是一位忠厚老成，思想超群的爾林，遇事好追求真理，尤其是對於學問，從不輕意放鬆，他絕不以過去的為滿足，所以他一生的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研究學問上，他的積勞，以至於把身子弄毀滅，大半都是基因於此。他生平的著述，雖然很少，但他有幾件事，却值得我們的注意：

第一他不盲從古人的見解；這一條的具體表現，便是他平日所高唱的「回到古蘭與聖訓」的主張。他曾經常常向

我們這樣說：『時代是不停的向前推進，人類的知識，也隨着時代的推進，漸漸的發達和豐富起來，古人因時地的限制，所見到的，在現在看來，固然也有許多的真理我們不敢抹煞，但錯誤的地方，也不在少數，所以我們目前唯一的任務，就是要用客觀的態度，冷靜的頭腦，把古人對的地方，加以充分的發揮，把古人錯的地方，加以嚴格的修正，使回教真理的光輝，得以煥發於世界。反之，若問是非，不究可否，把古人當成偶像的崇拜，不去運用自己的思想，那我們簡直有十足的理由，說他是典型的遺誤宗教的罪人，諸位同學，今既有志來成達上學，便是將來服務宗教的後備軍，對於這一點，要特別留意，免得上當。』這是多麼高明獨到的見解，深切有力的啓示，使我們得到一種新的覺醒，把自己從傳統的陷阱中，解救出來，奔向光明的道上，去努力於使命的完成。這點使我永遠不會忘掉的。

第二發見天房是在中國的西北部：說來也很有趣，當我們翻開地圖看時，「麥伽」的確確是在我國的東南部，然而經馬老師用種種科學方法實驗的結果，證明「麥伽」是在中國的西北部，恰與地圖所示，成一反比例，這不能不說是他在科學上的一點貢獻，如果再經過一般科學家若干次的實驗以後，的確可以成立的話，那末我們的馬老師，

不是又將要以宗教家的身份，兼曆科學家的榮銜了麼？

第三研究認主學的心得：據他向人表示，他研究認主學多年，最後得到兩句結論，就是：『觀天道之常，知非偶然；察天道之變，知非自然。』前一句是用來推翻星雲說者的主張，後一句是用來攻破進化論者的謬見，其有功於宗教，社會，實在不可埋沒。

第四編著曆源真本：回教曆法之在中國，向來就不發達。研究他的人，實居少數，尤其以研究所得，著書立說，實諸社會的人，更覺微乎其微。據我們平日所熟悉的，祇有一位雲南的馬復初阿訇，他著了一本『天方曆源』通行國內，多數地方，便奉此為圭臬，但說來也很令人失望，這本絕無僅有的天方曆源，也有些不可靠。它裏邊最大的錯誤，就是每八年閏三日的規定，若果依照這個規定去推算，到了一百二十年，便要閏四十五日，這一來就恰恰多閏一日，這是怎樣解釋呢？因為按照天文的算法，一年的餘數，是八小時又四十八分，合一百二十年的餘數計算，共有一千零五十六小時，用二十四去除，結果僅四十四日，這就證明四十五日，是多閏一日，近年來的月首，漸次往後移動，引起國內各地每年入齋出齋的嚴重紛歧，職是故也。若長此以往，將來的錯誤，必愈演愈烈，無法收拾，我們的馬老師，有鑒及此，為忠於個人的職務，遂不憚

勞瘁，不避寒暑，博覽中西經書，歷數年的時光，以其研究所得，而成就此書，藉補前人的缺陷。至此書內容的價值如何，我在這裏雅不欲有所論列，祇要讀者看了下述的事實，便可知道一個大概：據說此書於民國十四年，在山西晉城，首次刊行時，共印一千餘卷，訂購者紛至沓來，出版剛一二月，即已悉數售罄，後至者均有向隅之嘆，足見此書價值之一般。其後因經費關係，未能再版，致此名著，不能普及全國，良可慨也！最近忽聽見有人說，本校當局有刊印此書的計劃，若果屬實，那真是再好沒有了，即請早日實現罷！如此言不確，我們不妨站在教民的立場，用極誠懇的態度，向學校請命，務望為宗教前途着想，毫不猶豫的把這一部分工作，趕快的擔負起來好了。

第五對於分信問題的新發見：全文載在月華第二卷第十九期，讀者可參考之，這裏不便再來重述，以佔去本報的寶貴篇幅。

由以上五點看來，足見馬老師是現代中國死氣沈沈的阿訇界裏，一個不可多得的較有生氣的爾林，在目前中國回教，已現出萬分危急的當兒，正需要像馬老師這樣的人材，來領導後起的青年，研究宗教的教義，及理解世界的大勢，注意國際間每一種大小事件的動態，而後規定出挽救回教，復興民族的正確途徑。但不幸的很，我們的馬老

師，却偏偏在這個非常的時候，早早的去世了，回教中頓失去一盞燦爛的明燈，我們瞻望它的前途的黑暗，不由得悲從中來，這就是我們因馬老師的死，而引起傷感的另一種意義。

但是人死不能復生（指今世）僅用眼淚來追悼馬老師，

哭馬自成阿衡

嗚呼，自成阿衡，您竟因「胃病而終了」，我得此惡耗由不得我痛哭失聲，我哭的是有功伊斯蘭的大耳領，從今以後，再也不能晤教了，連通信也不能夠了，焉能不傷心落淚呀

我哭您，還有一層原因，就是像您這樣精思廣識，品學兼優的大阿衡，在我們中華民國教師中間，太少了，太少了，您今一歸主，不能不算是我們伊斯蘭教的「極大損失」。

回想我四年前，經姚惠民阿衡的紹介，來北平遊歷，特往東四牌樓成達師範學校拜謁您與月華報同仁趙振武先生，同時又會到馬松亭先生，您很熱忱的招待我，照拂我，并且蒙主的襄助，能讓我們幾人（馬松亭趙振武等四五人）在一處暢叙了一小時，賜教之下，知道您博學廣識，思想過人，我是誠摯的「敬慕」和「崇拜」，我那時住在北平

是一點益處也沒有的，反而還要暴露我們的沒出息。我們祇有本着馬老師的精神，去苦幹，實幹，硬幹，以完成他未竟的事業，纔是真正的追悼馬老師，也惟有這樣，馬老師的軀壳，雖已死去，而他的精神，却永遠不會死的。

太原喬世達

西河沿燕台旅館，想不到您于會面的次日上午在那樣天氣炎熱中，竟蒙您偕同龐益吾阿衡，由東城到旅館來看我，同時并讓我移居馬雲亭將軍的公館，當時我因某種關係，未能遵命，這番勝意又怎能不令我哀念而感激呢。

時嘗聽到您，對於宗教科學，天文地理，均各有深刻的研究，并在民國二年前，為統一國語計，曾有國音字母的提倡，嗣因力量與環境的不許可，所以始終沒有實現，（我國國音字母之提倡實行在民三以後）可惜呀！可惜！

在今春聞將由晉城來并，太原千餘穆斯林，都是在渴望着您光臨，那裡料想能接到您「去世」的訃聞，唉！他們如何的失望啊！

哎！這也是真主的定然，無可如何的。不過只希望我們伊斯蘭同胞在哀悼之餘，要人人效法您的遵守拜功，闡揚教義，以興教為己任的精神，才好。寫至此，再沒有可說的了，揩揩眼淚竭誠向主上替您求恕饒罷！

增訂 四版 **小學經文課本** 趙振武編

此經出版至今，已經四版，銷行國內約二萬冊。現值成達十週紀念之期，又將定價核減，以期普及。

每冊實價大洋陸分

月華

合訂本

- 第一卷 大洋四元
- 第二卷 大洋三元
- 第三卷 大洋二元五角
- 第四卷 大洋二元
- 第五卷 大洋二元
- 第六卷 大洋二元

北平成達師
範出版部啟

馬善亭阿衡講演錄

每冊大洋叁分

這是本年天津基督教青年會舉辦之各教講演會中，北平馬善亭阿衡之講詞，有志研究回教者不可不看。

馬自成大阿衡

遺著

曆源真本

附

看月實在易

不日出版

注意

每本定價大洋六角五分
凡用學校團體名義。蓋有學校團體印章合購四十部以上者，每本照五角收費。
北平成達師範出版部啟

伊斯蘭教看！

它能使您得到美的結果！

您想澈底明白回教的理論嗎？

您想深切了然回教的主張嗎？

您要真實奉行回教的教訓嗎？

那末，請您快買一本

精印大字歐思曼本

古蘭經

入大特色

- (一) 讀法相合：古蘭經讀法，本有八大家；中國穆民全是阿遜日家的讀法。此經即係阿遜日讀法本，與中國穆民讀法，適相吻合。誰都知道，大賢歐思曼頒行的古蘭經，是最正確的版本，此經便是依據這最正確的版本，一點不差而刻製印行的。
- (二) 版本精確：此經後面，附有許多例言，舉凡古蘭經之讀法，住法等，均有簡捷周詳之說明，講求古蘭讀法的人，更應讀此經。
- (三) 附加說明：中國人請印版古蘭經，最覺不痛快的，就是字小行密，既不容易念，更不容易對經，此經，字大行寬，易念易對。
- (四) 字大行寬：此經所用坎拿大印書紙，質地柔韌，色淺雅，既堅實又不傷目力；至於道林紙雖白，但光澤不強烈，亦不傷目光。
- (五) 紙張養目：埃及政府印的官板古蘭經。在開羅城亦只有幾家經舖代售，此經，係照該官板放大影製，專為中國穆民請經容易。
- (六) 請經容易：埃及官版古蘭經，在開羅定價二十五角，若連同郵費滙費，每本寄到中國，至少也合五元上下，此經僅只二三元。
- (七) 定價低廉：古蘭經一百一十四章，下降次序有先後；此經在每章之前，都註明「此章下降在某章之後」字樣，讀者一目了然。
- (八) 章次明晰：

定價

甲種：

八十磅道林紙，布面精裝，全燙金花，另加護皮，每部大洋陸元。

乙種：

坎拿大印書紙，布面精裝，燙金壓花，每部大洋叁元。

郵費

無論甲種或乙種，每部應加掛號寄費洋叁角。

北平成達師範學校出版部謹啟